



## “保家卫国是我们应该做的” ——访抗战老兵蒯希坤

尽管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,带走了无数过往;尽管人生的道路崎岖多变,充满了未知与沧桑,但那些为国家 and 民族浴血奋战的老兵,始终如同一座座巍峨的丰碑,让人肃然起敬。因为,一个老兵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,他们用热血与生命书写着保家卫国的壮丽篇章。

今年94岁的蒯希坤,便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老兵。8月30日,记者怀着崇敬的心情,来到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,探访这位抗战老兵,试图揭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神秘面纱。

蒯希坤虽近百岁高龄,但依然精神矍铄,眼神中透露出历经沧桑后的坚毅与豁达。然而,战争的残酷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——战争中一次次猛烈的爆炸声,让他的听力永远地丧失了。于是,他的女儿蒯静代人为记者讲述了那段波澜壮阔又惊心动魄的历史。

蒯希坤1931年出生于山东。1945年2月,年仅14周岁的他毅然参军,成为一名光荣的新四军战士。后来,他又凭借灵活的身手和过人的胆识,被选为通信员。从此,传递情报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电话线,成了他日常的重要任务。

当时,通信工具极为简陋且匮乏,作战时的战略指挥传达,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通信员来完成。因此,通信员成为战场上最为特殊的群体,他们身处战场最前沿,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于各个战区,及时准确地传达命令或信息。每一次传递任务,都如同在刀尖上跳舞,充满了未知的危险。

蒯静讲起父亲的故事时,眼中满是敬佩:“父亲不识字,但他跑得快、人机灵,所以被选为通信员。”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,蒯希坤想出了许多巧妙的方法。他把信装在空中竹筒里,小心翼翼地藏在身上,为了更好地隐藏身份,还会穿上破破烂烂的衣服,让自己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穷苦百姓。

有一次,在执行任务途中,蒯希坤遇到了敌人的检查。他沉着冷静,伺机将信息藏在附近的一个树墩子下,并作好记号。等敌人离开后,他才折返回去,将信息取出来,成功完成了任务。

在战场上,蒯希坤心中只有一个信念,那就是英勇搏杀,取得胜利。他深知,只有战胜敌人,才能换来和平与安宁。

淮海战役中,蒯希坤经历了生死考验。在一次与敌人的交战中,他的右臂被子弹打中,失血过多,昏迷了过去。当时,他年仅17岁。蒯静含着泪说:“当时,医疗条件有限,父亲的右臂最终被截去了。他昏迷了一个多星期,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‘我还活着’。”在蒯希坤看来,自己还能活着就已足够幸运。此后,他的身体情况不允许继续上战场。1949年10月,蒯希坤带着满身的伤痕和荣誉,退役回到了家乡。

他时常教育儿女们:“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战友们用命换来的,一定要好好珍惜。”每当被问到上战场害不害怕时,他总会坚定地回答:“保家卫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上了战场就不怕死!”



## “看看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成就” ——访抗战老兵薛家昌

他曾经是贺龙元帅身边的译电员,在晋绥军区负责机要工作。当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,他高兴得一宿未眠,他就是今年98岁的抗战老兵薛家昌。

9月1日,记者来到位于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的薛家昌家中,见到了这位抗战老兵。薛家昌满面红光、衣着整齐、坐姿挺拔,说话铿锵有力,骨子里仍然透着一股军人特有的气质。

薛家昌1927年出生于山西省吕梁市临县。对组织和指挥颇有天赋的他从小学时就参加了儿童团,并参与村里站岗、放哨等抗日工作。

1942年,15岁的薛家昌在西北青年干部学校学习期间参加革命。194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“在西北青年干部学校,我们学习唱歌、跳舞,宣传党的政策支援前线。后来,随着革命队伍的壮大,译电员的需求量逐渐增大。1944年部队来我们学校选拔译电员。经过观察、了解,他们选中了我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集训,我被派到西北联防军机要科工作,后来西北联防军归入晋绥军区,贺龙任总司令,我在那里一直待到1945年8月15日。”薛家昌深情地讲述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记者通过与老人聊天了解到,让薛家昌最难忘、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。

“1945年8月15日,那天我们特别高兴,大街小巷放鞭炮,点旺火,扭秧歌,一宿没睡觉。”薛家昌激动地说,“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出发,收复曾经被日军占领的地区,同时消灭日军零散力量。从太原出发连夜赶到汾阳市,派出一部分部队攻打应县;剩余部队北上,行进在五寨时贺龙司令员召开了解放绥远包头动员大会……”

后来,绥南地区设立了11个分区,有电台,需要译电人员。当时组织上把薛家昌分配在绥南11分区搞机要工作,地点在今天的乌兰察布市凉城县,主要负责电报的编译和送达。“部队北上后,频繁与延安、华北军区、各地驻扎部队联系,所以我们译电人员特别忙,部队北上后的第一份电报就是我送到贺龙司令那里的。我们平时就在领导附近,不能离得太远。”薛家昌说道。

在部队里,薛家昌一直从事机要工作。1952年转业到离休,1986年12月在当时的乌兰察布盟水利处离休。

不久前,薛家昌光荣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。说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,薛家昌特别激动,他说:“9月3日举行阅兵活动,我特别高兴,到时候一定要通过电视直播观看,好好看看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成就。”



## “我们不要战争,我们要和平” ——访抗战老兵郭振华

9月1日,记者走进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圪堵镇的抗战老兵郭振华家中,阳光透过窗户,洒在他身上。96岁的郭振华虽然行动不便、听力不佳,但生活基本能够自理。他一身戎装仍然干净整洁,几天前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佩戴在胸前。

记者事先给他儿子郭培德打过电话,询问老人的近况。郭培德说:“其实,我父亲现在行动不便,很少出门和见外人,但说有记者要采访他的时候,他坚持说可以见面。”

记者靠近郭振华坐下,聆听那段刻骨铭心的战争故事。郭振华颤巍巍地抬起手,哽咽说道:“那时候,日本人、恶霸地主、土匪把老百姓欺负得真是活不了。”说着说着,泪水顺着他布满皱纹的脸颊淌了下来。

1929年,郭振华出生在山西省保德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。父亲早逝,他与母亲和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。目睹了日军暴行的少年,怀着保家卫国的一腔热情,毅然踏上革命道路。1945年,年仅16岁的他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,同年参军入伍,被分配到贺龙领导的120师34团。

作为通讯员,郭振华跟随部队开始在山西保德县和兴县交界处抗日,他的主要任务有侦察警戒、传递情报、掩护战友和运送伤员。“有一次在房顶站岗时,我突然遭到敌人偷袭,腿部中弹。”老人撩起裤腿,指着一处深深的疤痕说。当时,他自行包扎伤口,坚持继续战斗。

还有一次,部队发现对面山上有日本兵活动。郭振华和战友们就在山这边匍匐了一整夜,监视日军动向。问及当时是否害怕,他目光坚定:“不怕。”沉默片刻后又喃喃道:“对敌人,只有仇恨……”

说到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,老人断断续续地介绍,战士们常常忍饥挨饿,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,住在简陋的窑洞里。但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,他们用血肉之躯守护着祖国的山河。

1947年退伍后,郭振华怀着建设边疆的热忱,来到内蒙古准格尔旗定居,将这里作为第二故乡。他先后在税务机关和司法部门工作,始终保持革命军人的优良作风,为当地的建设发展默默奉献。

老人的儿子郭培德今年71岁,深受父亲影响,19岁时也选择了参军报国。“父亲常教导我们要对党忠诚、热爱祖国,这种精神我们会一直传承下去。”郭培德说。

尽管很多往事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模糊,但那份对祖国的热爱、对和平的珍视,却从未改变。“我们不要战争,我们要保卫和平。”郭振华用颤抖的声音说道。

# 栲风沐雨 山河铭记



## “永远感念党的恩情” ——访抗战老兵彭瑞

目睹了日军的残暴,遭受过日军的毒打,12岁的彭瑞把对日军的仇恨化为革命的动力,毅然参军入伍,给八路军当勤务员、通信员。从归绥到山西,彭瑞转战多地,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积极投身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工作中,见证了祖国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忆往昔,如今92岁的彭瑞满怀深情地说:“没有党的培养,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是共产党养大的孩子,我永远感念党的恩情。”

1933年5月2日,彭瑞出生在归绥市(现在的呼和浩特市)郊区(今赛罕区)榆林镇河南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,家里没有土地,靠给地主种地喂马为生,常常忍饥挨饿。那时候日本人占领了归绥市,并且设立了警察署。在彭瑞的记忆中,日军骑着马在各个村烧杀抢夺,无恶不作。女人们看见日军后赶快往庄稼地里跑,往土豆窖里藏。“我被日本人打过。那时我还是个10来岁的孩子,日本人把我抓去垒炮台、搬土坯,我年龄小,没力气,日本人抓住我,狠狠地在我屁股上踹,把我打得爬不起来。我恨死日本人了。”1945年,八路军绥蒙政府在榆林镇开展抗日游击战,有几天司务长就住在彭瑞家里。彭瑞看到八路军为了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冒着生命危险杀鬼子,12岁的他和父亲深受影响,双双参加了八路军,那是1945年7月。

“我和父亲的名字还是八路军给改的。”彭瑞骄傲地说,“我年龄小,还不能上战场打仗,就当勤务兵、通信员,给八路军放马、送饭、打扫家、传递信息;我父亲给八路军做饭,部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。”

抗战胜利后,彭瑞和父亲跟着部队参加了解放战争。1945年10月,傅作义的部队打到归绥市,彭瑞所在的部队到了丰镇、凉城,又打到集宁。1946年他又随部队到了山西朔县西山,部队一边打游击战,一边自力更生搞生产,他所在的生产科开豆腐坊、粉坊,养猪,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后彭瑞随部队回到家乡归绥市。1950年,17周岁的彭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“由于家穷,我小时候没上过一天学。1952年到1957年,国家安排我在工农速成中学系统地学文化。是党培养了我,要不是我还是个睁眼瞎。”彭瑞回忆,他先后在归绥市新生麻袋厂、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、呼和浩特日报社、呼和浩特市贸易百货大楼、呼和浩特市糖业站、呼和浩特市蔬菜公司工作,1986年离休。

“我从过去一个受人欺负的穷小子成长为一名有着75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,是党培养了我、教育了我。我一辈子感念党的恩情。”彭瑞感慨地说,“我们国家从过去的战火纷飞、一穷二白、受人欺凌到现在的独立自主、繁荣富强、国泰民安,一步步走来真是太不容易了,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。年轻人一定要努力学习,奋发图强,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。”



## “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” ——访抗战老兵郑瑞岐

“抗战时期,日本部队无恶不作,八路军依靠‘小米加步枪’以及顽强的斗争意志取得最后的胜利,回想过往,真的很不容易。”8月30日,抗战老兵郑瑞岐口齿清晰地讲述抗战峥嵘岁月。年已百岁的他身板硬朗,不弯腰驼背,一股军人特有的英气让人肃然起敬。

1925年,郑瑞岐生于河北省沧州市,1944年3月参加八路军,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先后参加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,是一位经历战火考验的老兵。

郑瑞岐身世凄苦,6岁丧母,12岁丧父,与三个姐姐相依为命。“没正式入伍之前,我亲眼看见了日军的暴行。”郑瑞岐说,“日军驻扎在村里,有柴不烧,非把门窗卸下来烧,门板、窗户、床板、橱柜统统被他们烧光了,我当时就立下了要当兵抗日的志向。”

如愿入伍后,1944年2月,郑瑞岐所在的部队在冀中(现河北省河间市)念祖桥迎来和日军的第一次较量,攻打日军的一个炮楼。“当时我们打死了不少日军,还抓住很多汉奸。”郑瑞岐回忆道,当时只记得战争要拼搏、要智取,心中想着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中国失去的土地夺回来,就无比畅快。“对待敌人就是‘你不打死他他就打死你’,打死一个够本,打死两个赚一个。”

地道战是抗日战争时期,华北、冀中平原上抗日军民利用地道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作战方式。郑瑞岐所在的河北省河间市郑留孝村的地道战也曾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彼时的郑瑞岐已经是当地抗日组织武委会的一员,他们利用村庄建筑物作掩护,通过相互连接的地道开展“敌来我躲,敌走我打”灵活作战。郑瑞岐经常利用地道的有利条件,晚上偷偷游过子牙河回村里给八路军游击队补充给养,为家乡抗战作贡献。

随着战事的不断推进,中国军队越战越勇,1944年9月郑瑞岐随军先打天津,随后拿下保定。“我在打保定下辖县城时负伤,短暂治疗3个月,于1945年4月又回部队参战,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。”郑瑞岐说道。

抗战胜利后,郑瑞岐又经历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。1957年,郑瑞岐被调到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天山建设兵团,后来到红山水库管理局工作直到1986年离休。

离休后,郑瑞岐并没有闲在家中,他在“七一”“八一”建军节等重要节日走进社区、学校,为居民和青少年讲述战火纷飞的年代、血雨腥风的岁月和永不忘记的战争场景,让孩子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坚贞不屈、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。

2025年8月,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,红山水库管理中心负责同志前来探望郑瑞岐,并为这位身经百战的老英雄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。

如今,郑瑞岐儿孙满堂,生活幸福。他常说:“感谢党和人民记挂着我们这些老兵,更希望每一个人都勿忘国耻,珍惜每一天的幸福生活,让红色情怀历久弥新,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。”



## “好日子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” ——访抗战老兵金玉真

居住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109馨园小区95岁的抗战老兵金玉真端坐窗前,晨光轻抚他布满皱纹的脸庞,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烽火岁月的记忆。这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兵,用忠诚和热血诠释家国情怀,更将这份精神火种代代传递。

时间回溯至1944年,年仅14岁的金玉真怀着对侵略者的愤恨与对八路军的崇敬,毅然加入八路军鲁南军区二分区后勤兵工厂,成为一名“兵工战士”。彼时的兵工厂是日军的重点扫荡目标,危险如影随形。“整日与炸药、雷管打交道,稍有不慎就会爆炸;鬼子一来,我们就得往荒山野岭躲,一停就是一个月。”金玉真的回忆里满是艰难,可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,他与战友们始终坚守在转移与复工的循环中,为前线赶制杀敌武器,以特殊方式与侵略者抗争。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,仍在工厂奋战的他亲历了胜利的喜悦:“到处鞭炮齐鸣,大家的欢呼声我现在都忘不了!”

如今,硝烟散尽,他始终铭记胜利来之不易,常叮嘱子孙:“现在的好日子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,你们要好好学习,才能守住这份幸福。”

在女儿佳佳看来,父亲虽因战斗负伤享受国家伤残军人待遇,却从不拿伤病当借口,始终保持着军人的坚韧与自律:“家里的事他总抢着做,从不抱怨,他的一言一行,是对我们最好的教育。”

今年8月,金玉真光荣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。

从烽火中守护兵工厂的少年,到和平年代传递精神力量的老者,金玉真的人生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。他身上的家国情怀,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精神财富,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。

(据《内蒙古日报》)

